

以祛邪为主治愈肾炎尿毒症 1 例

苏州市精神病院 周 长 发

苏州电控厂 孙 为 氏

孙式庵老中医(1915~1982),幼年承继家学,1935年从游上海谢利恒先生门下,在谢先生精心指导下,不仅对中医文献研究成绩卓越,临床经验也颇丰富。他治疗重危病症,主张以祛邪为主。认为疾病的过程,就是正气与邪气双方互相斗争的过程。即使在正气大衰的重危病症,他也敢于大胆祛邪,而疗效往往甚佳。现将孙师治愈肾炎尿毒症案例一则整理如下,以供参考。

张××,男,26岁,吉林农村青年。1975年8月患肾炎,住当地医院治疗,未见好转。同年11月转入上海××医院住院,诊为肾炎尿毒症,经用激素、利尿剂等治疗,症状未见改善。后加用环磷酰胺等仍无效。全身浮肿,腹水,少尿(最少为100毫升/日),血非蛋白氮140毫克%,尿蛋白+++、血沉60毫米/小时。神志恍惚,烦躁不安,进入浅昏迷状态。1976年2月14日邀孙师会诊,改用中医药治疗。

初诊:患者全身浮肿,满月脸,面色灰滞带黑,皮肤粗糙,呼吸浅急,腹部膨大,小便短少,鼻衄,口腔粘膜及舌边有多处溃疡,舌质光红,舌根黄腻苔,脉细数,烦躁不宁,神志昏迷。脉症合参,此乃水毒之邪凌心,蒙闭清窍。拟以利尿泄浊为主,稍佐益气。处方:泽泻15克,冬葵子30克,葶苈子15克,鸭跖草30克,车前草30克,泽兰30克,薏仁根30克,冬瓜皮30克,白参9克(另煎,冲),黄芪30克,沙参30克,生白术15克,抗热牛黄散0.6克(冲)。

二诊(2月20日):上方鼻饲二剂,尿量较多,大便一次,杂有少量黑便。连续服用原方,神志渐清,尿量增加(达1000毫升/日以上),诸症好转,病趋稳定,但全身浮肿仍较明显,表情淡漠,大便秘结,舌苔薄黄,口渴欲饮,当防反复,原方去白参、黄芪,加黄连4.5克(另煎,冲),鲜

生地30克,石斛15克。煎汤代饮,每日一剂。另予生大黄15克,金钱草60克,六月雪60克,煎取药液200毫升,保留灌肠。三剂。

三诊(3月6日):病情稳定,神志清晰,知饥思食,二便调顺,但全身浮肿消退不明显,咳嗽粘痰,舌质红、苔根腻,脉弦数。治法仍以驱邪为主。处方:金钱草30克,葶苈子15克,泽兰30克,车前子草各30克,西瓜皮(干)30克,太子参30克,黄芪15克,生地30克,沙参30克,生大黄10克(后入)。二剂。

服药后连续得大便八次,尿量较多,每日2000毫升左右,全身浮肿开始消退,症状继续改善。以后守原方去大黄,加石斛15克,煎汤代饮,连进十剂。后再以泄热利尿、益气养阴之剂进行调治。到3月下旬,全身浮肿已退,略呈消瘦,食欲旺盛,每日能食一斤左右。病情稳定,尿常规、肾功能检查均在正常范围。随访半年,眠食如常,精神良好,尿常规、肾功能检查均已正常。

按:本例病情在于正与邪这对矛盾,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邪实,水浊之邪弥漫,不仅损及脾肾之阳,而且逐渐及阴,造成阴阳俱损的局面。浊邪化热,犯肺凌心,因而呼吸浅急、神志昏迷、烦躁不安等一系列凶险变症丛生。在首次会诊中,孙师采用大剂利尿泄浊之品,并用抗热牛黄散,以祛邪为主,仅用少量补药佐之。第二次会诊,原方去参、芪,而加用生大黄、金钱草、六月雪等药作保留灌肠,祛邪目的更为明显。第三次会诊,生大黄改为内服,以加强清热泄浊的作用。药后二便得以通利,水浊之邪不再潴留,水肿逐渐消退,病情日见好转。后再略事调理,病即向愈。由此可见孙师善用祛邪之法治疗重危病证之一斑。